



08054

王忠文公集卷八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

月樵校梓

藏

文丞相畫像記

右宋丞相文信公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廬陵人年二十以寶祐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六卽致其事不仕德祐元年起知贛州時國事已蹙其歲乙亥帥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宋氏已不國矣又二年戊寅公在潮州被擄以北留燕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身死國者有之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從容蹈道慷慨就義天地可易而志不改金石可變而操愈堅其視死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孰無死惟死得其所故雖死而不泯公之死有繫於三綱五常爲甚重是可謂能處死矣豈非死得其所者歟嗚呼宋氏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德文章功烈顯融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非是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爲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效不遂終於寥寥乎是則公之所爲死其繫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一

退補齋藏板

於天下國家固爲尤重而不輕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一也自予少時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歷具悉其不屈狀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爲益詳未嘗不感憤歎息以爲忠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及來吳中復得識公遺像覩其面目嚴凜生氣肅然向之感憤歎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記王彥章畫像備致希慕之意且謂其所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嗟乎彥章固爲死節矣揆之於公猶有可議者使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之則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泯雖不繫於此抑百世之下拜公之象有不感憤歎息而希慕焉者尙爲有人心也哉畫像爲鄧某所造今藏袁泰氏家云

慈溪縣學記

慈溪有學始於宋慶厯間劉君在中林君肇相繼爲令因舊制重作孔子廟復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設師弟子以興于學後更廢弛屢經繕治二百四十餘年入國朝元貞丙申廟學俱以菑毀爲政者嘗一新之又六十年當至正甲午而陳君麟來尹茲邑覩其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二

退補齋藏板

規制褊陋屋室蠹壤愀然歎曰學政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爲己任者聘番陽徐勉會稽錢宰兩先生爲弟子師將盡撤棟宇之舊而新是圖適時艱虞疆圉多故方務訓輯師旅以禦外患旣而威惠並著境內晏安乃遂大興土木捐己俸爲眾倡僚佐士民皆相率出錢致助莫敢後於是禮殿以及兩廡重門悉易新構而講藝之堂樓士之廬先賢之祠校官之舍至於庖漏庫庾各以序爲峻其垣牆端其衛道內外規制舉稱其度無或不新焉其位置大抵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仍舊而崇高宏廣鞏固礪密非復昔比矣始事於丙申之某月訖工於丁酉之某月役成君旣帥士者行舍菜禮教諭崔植以謂賢侯作興之功不宜無所紀述書來屬禱書其成績蓋古者惟有學而入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兼備莫於今爲盛自京師達于郡邑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春秋祭奠歲事惟謹而弦誦之聲洋洋盈耳藹乎三代之遺風焉夫何比年以來宇內兵興儒服俎豆之事往往而廢獨慈溪得賢師帥如吾陳君本疆而用裕文事武備設施有

方不以于戈廢禮樂而學政之修如此古之學不惟
祭祀鄉射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事卽是
焉講而出兵受成論獄訊囚之故無不由之君之於
慈溪其庶幾復古之意者矣是故魯修泮宮詩人頌
之有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上下之間相成以德而逆道之人卒化於善故又
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贊美之辭必舉乎德而土木
之功略不復道可以知所本矣今賢侯之德嘉惠乎
斯文已厚士之游息於斯者日新其德以稱夫興學

卷八

王忠文公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之意將見其効之所及無不順服於德化魯人之頌
其不復作於今哉昔慶厯之記臨川王荆公實爲之
凡先王立學之原教學之法論之爲詳顧禕末學何
敢措辭然念與君交有素誼不得苟讓輒序次其歲
月使刻諸麗牲之石君字文昭永嘉人起家甲午乙
科進士初筮卽製邑慈溪治行爲浙東最云

漢南北軍記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
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

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洒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宇消釋五年馬上蝨鞮罄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旣混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晦巴渝北貉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爲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窳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爲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侯南屯公軍蒼龍元武北屯朱雀東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

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常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嘗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殺右蜀太華涇

卷八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藏板

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必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肝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于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斃高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唐兩省記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藏板

人君居至尊之位其職無他在乎任相而已若稽古昔黃帝命六相舜舉十六相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右用伊虺周之左右用周召而相之員始定蓋相者所以寅亮帝載緝熙皇極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人君非相焉是賴其孰相與共理天下乎唐有天下稽古建官置門下中書兩省以爲左右相之所治而門下有侍中中書有令則所謂左右相也然而初無定名亦無常員或曰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則無定名也侍中及令其人不常置而尙書左右僕射亦宰相

職則無常員也雖其定名常員先後不同而其佐天子以統大政者職任惟均其事權固無與比隆者矣惟門下有省昉於晉中書有省肇於魏齊嘗以門下爲黃門隋或以中書爲內省而唐自高祖太宗之世門下中書式遵往制至高宗龍朔元年始改門下爲東臺中書爲西臺武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爲鑾臺中書爲鳳閣元宗開元元年又改門下爲黃門省中書爲紫薇省尋皆輒復舊蓋門下中書在宣政殿之東西而尚書在外謂之南省故門下中書總稱北省又別稱門下爲左省爲東省中書爲右省爲西省而復通謂之兩省焉是故門下爲職所以取旨而出納乎帝命中書爲職所以造命而黼黻乎皇猷至凡軍國之事實參而總之故下之通乎上者其制有六曰奏鈔曰日奏彈曰露布曰議曰表曰狀門下皆審署申覆施行焉王言之制有七曰冊書曰制書曰慰勞制書曰發曰勅曰勅旨曰論事勅書曰勅牒中書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於是天子之布政任官詔旨命令之出首經兩省其或令焉而非其法任焉而非其人

卷八

王忠文公集

八

退補齋藏板

門下取旨既隨時而駁正中書造命或因事而封繳
彌綸潤飾使無缺失上下相成而治本立矣茲其所
以彌庶務而度百僚叶羣工而釐萬邦也歟抑嘗論
之兩省之建固均爲天子之相而事權所秉初不相
同其於軍國之事雖參總之亦未嘗合而爲一也故
事政事堂在東省宰相議政之所在自中宗永清二
年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乃遷之於西省則兩省事
權至是已合爲一非復祖宗之舊矣豈非其沿襲之
弊哉今按兩省皆三品門下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
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
人符寶郎四人宏文館校書一人中書有令二人侍
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右
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自餘兩省小吏各有
差其詳則六典之書具焉謹著其略以爲記

清寧堂記

清寧堂赤松山道士俞君元吉之居也初俞君之師
故藏唐李陽冰所書天清地寧四大篆奎章閣侍書

學士虞公集翰林待制柳公貫皆爲之題識亦旣勒諸石矣於是俞公復與其徒陳君一山構堂寶積觀之西南偏而因用清寧爲堂名陳君雅辱與某游爰來徵文以爲記某聞之老子之所謂道者一而已一者道之本原所謂道生一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故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夫天人見其穹然而覆也地人見其塊然而載也而孰知天之能覆以清故也地之能載以寧故也天之所爲清地之所爲寧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夫其爲之宰者亦曰道而已矣天非道以爲之宰其能覆焉而不崩乎地非道以爲之宰其能載焉而不傾乎不崩則清不傾則寧其清其寧者自然之體也自然者道之極致卽本原之謂也究其本原則道固在天地之先矣道體本清寧烏有天地得之而乃弗清寧故夫天無以清地無以寧者由天地之失其道也一失其道天地尙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其又言曰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夫侯王之能制天下萬物之動而正之者亦不過本於道而已耳嗚呼老子得一之論不其爲五千

卷八

王忠文公集

十

退補齋藏板

旨中之要旨歟抑吾又聞之儒者之說蓋以天地位爲致中和之極功而非天下之至誠不能與於斯意者老子之旨將不外於是外於是以爲道固非余之所知矣陳君質粹而性敏學道甚早道德之書旣習而通之顧余身爲形役方務與世相馳騁而與道益相反道之爲道未之有得也其將何辭以復於君他日或者與君從游於方之外內聖外王之學尙當相與商確之以各究其所得君其亦必有以教我乎哉

漳浦縣孔子新廟記

卷八

王元及又奏

十一

退補齋
癸初

洪武二年正月庚申漳浦縣新作孔子廟成縣大夫張侯以書來請曰願有記也始侯將爲廟以其事言郡府禕適忝佐郡許爲之記及是廟成而禕迫於召命將還京師因辭其請侯復使來言曰廟成而記之執事嘗墜言矣願無卒辭辭旣不獲乃爲書其成績以爲記按郡志漳爲州始於唐垂拱二年實治漳浦縣後以其地有瘴癘州移治龍溪而漳浦爲縣如故其縣之有學則自宋慶厯四年始蓋自漢以來孔子有廟不出闕里唐制天下州縣始皆立廟祀孔子然

漳浦之有學雖始於宋而其學之有廟固始於唐矣
國家既定天下廟學兼備悉遵近代之制洪武改元
漳旣入職方廟廷慎簡賢才以牧遠人而吾張侯被
選宰漳浦旣至用故事謁孔子廟見其棟橈柱折頽
敝已甚慨然歎曰事有急於此者乎卽圖簡材募工
而重作之以十一月庀事僅兩月而廟已成列楹一
十有八以間計者三其崇三十有二尺廣五十有五
尺而深如廣之數輪奐具美規制事加旣又治其門
廡修其牆垣於是始稱其爲聖之居而講經之堂肄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藏板

業之舍與庖湍之屬皆易其舊使之新而學制咸備
矣乃二月丁卯侯率僚屬及爲士者行舍菜之禮又
俾民之子弟游于學而延名儒爲之師凡可以崇教
道而敦俗化者侯無不究心也蓋漳浦爲縣介乎閩
廣之交其境阻山而負海姦究所出沒其俗悍其民
易以動嶺海之間厥爲巖邑故必得長民者舉聖人
之道以導之使之復其仁義禮智之性而明乎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然後俗易以化而政易以
成也侯通經博古夙以文學名其爲漳浦勤於政理

而尤汲汲焉學是興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所可書者
詎止工役之勤而已哉是役也廟之費爲最重故禱
舉其重者特書之使刻諸牲石用以志漳浦之學其
興自張侯始侯名理字王文番易人由徽之黟縣令
以承事郎再調來漳浦佐其事者丞金華陳堯民典
史錢塘方好文也

學詩齋詩記

寧海鍾君舜舉名其居曰學詩其言曰昔者吾嘗聞
諸夫子矣不學詩無以言唯學詩也可以與觀羣怨

卷八

王中公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
吾早歲授經於父師而詩是學亦旣用其章句之說
以取科第矣旣而思之詩非徒事乎章句而已也詩
以理情性是故聖人有優柔敦厚之教焉求止乎禮
義之中而不失其所感之正情性之道斯得矣若是
者吾將終身從事焉而不敢以或怠此吾齋之所爲
名也他日君持部使者節涖閩中余適被召自閩南
還胥會焉具以其言爲告余因筆以爲記而復爲之
言曰詩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詩非余所能知自章

句言之則余竊有疑矣蓋二南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變風變雅魯商二頌孔子之所取而并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篇尙矣自今觀之二南以關雎配鵲巢葛覃配采繁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汜螽斯配小星天桃配標梅兔置配羔羊芣苢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墳配殷雷麟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爲房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此三詩者胡爲而廁其間而又成王之頌乃有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

卷八

王忠文公集

古

退補齋藏板

果爲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火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狸首鸞柔諸詩俱已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劉歆以謂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義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筦絃之濫在者足之不復辨其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民勞變大雅之始乃與正雅同其篇什豳風非變也乃繫於十三國之末焉烏在其爲各得所也然則今之三百篇謂皆孔子所刪之舊可乎不可也蓋自

漢以來學詩者悉本於鄭氏訓詁譜序惟鄭說之從
人有耳目肺腸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傳出而
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
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
旨者學詩之要無以易此矣世之習而讀者固得有
所據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者以爲朱子之
所未嘗言不敢以爲言也昔者吾鄉先正王文憲公
蓋嘗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於是爲
已甚乎禕之無侶竊亦有意於此而力則不能逮以
吾鍾君之好學故願相與商確之若夫情性之所感
有得於章句之表者君尙亦有以語我也哉

楊氏墓記

楊氏在吾烏傷爲望族世居縣南四十里之赤岸宋
南渡以來擢魏科躋臚仕者踵武相繼迨今二百年
而子孫彬彬世其先業號稱衣冠家有曰芾字仲章
其尤卓然能以儒學自名者也芾間爲余言曰昔我
高祖諱焯嘉定甲戌進士仕知南雄府中奉大夫累
贈通議大夫妣碩人呂氏黃氏宜人胡氏曾祖諱埴

卷八

王山文公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由世澤入官仕知肇慶府奉直大夫金華縣開國男
妣宜人錢氏兩世墳墓俱在雙林鄉蜀聖塘之西南
雄府君與呂氏同穴而黃氏胡氏別壙祔其左少南
別肇慶府君與錢氏之藏在焉兆域相望不出百武
爲山約二十餘畷疆界可考也我先祖將仕府君之
歿也先人貌在幼齡爲所親者竊契券盜鬻里中富
人陳氏而楊氏兆域子孫莫之保矣先人在時願出
己資贖之而不可得蓋齋志以歿芾長幸有知痛心
疾首誓畢先志頃歲庚以元直乃始復歸我楊氏先

卷八

王岳文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人之志庶幾以酬而吾他日亦可以見祖宗九京矣
厥旣加之封樹約宗族昆弟歲時修拜祭之禮然恐
我後人或不知其故也妄意吾子惠之一言刻諸墓
隧俾後不敢忘余竊聞之祖宗之於子孫一體之分
其精神血氣相爲流通者也墳墓者祖宗體魄之所
託夫苟子孫不能以保守則亦奚取乎一體分哉楊
氏二世之墓自卜吉於斯僅百餘年而乃占於他姓
者數十載爲子孫者固宜知所感憤况子孫之賢有
如芾者寧能不以爲己責乎今也故壤旣復堂封如

舊死者有靈斯卽安於地下而子子孫孫歲時皆來
顧瞻松楸孝弟之心其必油然而生矣先儒有言不
忘乎先塋孝之大者也芾於是乎能孝矣志其事于
石豈特以示楊氏之子孫凡天下之知有祖宗者尙
因楊氏之有儆也

福建轉運鹽使司題名記

國家底定南服乃洪武元年三月詔卽福建置轉運
使司以總鹽政重國課也於是濠梁楊公楨吳公某
並以器能昭被簡擢楊公爲使吳公同知其司事越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二年二公謂凡官府皆有題名乃謀礪石書而刻之
俾來俾余爲之記蓋福建所隸者八州人物繁阜煮
海之利昔稱易辦然比歲兵興之餘戶口旣耗而課
額倍增人以爲病惟二公能究其利原革其弊蠹以
故績用優著大課告集其可謂稱吾聖天子所任屬
者矣是故題名之建卽姓名以識賢否因歲月而稽
黜陟勸懲之義於是乎在今茲所書自二公始而虛
其左以俟來者云

禮部黃君子邕謂余曰昔我曾大父年六十有三而
我大父以生曾大父蓋年九十四而歿大父承其堂
構惟謹實生三子長則吾先子泰和府君次則吾叔
父克明甫克己甫也財之新城吾黃氏世居之南對
簫曲諸峯巖姿壑態近在目睫有亭館園池之適焉
吾二叔父雅敦友愛之義故克明甫所居之堂扁曰
友怡所以志也今也二叔父年俱及艾而吾睽違之
日久蓋叔父之視吾猶子而吾視之猶父耳子尙微
惠斯文之好爲文以記斯堂庶幾有以道吾叔父之

卷八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志而慰其心乎余聞之兄弟之相好出於天衷之所
降民彝之所秉非自外至者也詩曰因心則友心者
天衷民彝之所具謂之因心則蓋與生而俱生矣而
豈自外至哉是故夫子之言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又曰兄弟怡怡此其言
兄弟之情至矣自世道日降政靡俗裂而後闕牆之
誚興君子未嘗不深歎於斯焉今克明甫兄弟之友
愛如此雖其能由乎聖賢之教抑亦天性固然有非
勉焉者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有如克明甫之友愛將見其由一鄉以及一國莫不化之又豈特爲黃氏一家之善而已哉余是用推其說以復子邕而致諸克明甫請揭諸壁間以爲記若夫棣鄂之歌荆樹之曲則羣公與子邕游者當爲之賦茲不復云

中 崆峒山房記

崆峒山在贛郡城南二十里按寰宇記一名崆山山多林木果實一郡資之雖名崆山而出物倍於他山也山之勢巍峩龍嵒而其支岡有北出者章貢二水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九

退補齋藏板

夾之以馳屬于郡治故堪輿家謂崆山乃郡治地脈之母云劉君宗弼世家郡城西十里其曾大父蒼巖先生乃遷于城中孝義里嘗建精舍曰登雲聚書其中集師友與子弟而講學焉逮其大父伯父皆世以儒學名至宗弼益以其學自奮擢至正辛卯進士第有元贛人之第進士實自宗弼始宗弼之居南望崆峒近在目睫故讀書之室因名曰崆峒山房及出而仕今昭代厯官成均由博士爲司業尋持浙江部使者節所至卽以向之名書室者爲所居之扁焉曰吾

以志鄉土之思也間嘗俾余爲之記余竊聞之君子之爲學學乎聖賢之道者也聖賢之道成已成物而已矣是故不有以成己則無以立其本不有以成物則無以措諸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成己之道也及推而至天地位萬物育則成物之道也然自一己以對天下本末雖殊而非二致由下學而底上達精粗雖異而皆一理故曾子之說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之言自本諸身以至於建諸天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悖不惑孟子之論自可欲之善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有諸己之信以至於不可知之神大抵先後雖有敘始終則無間知之矣而必至之以不止體立矣而用必有以行之聖賢之道如是而已矣今吾宗彌之所學固聖賢之所爲道也方其學之於家也其所受於父師者豈復有外於此哉今也出而用世殆卽前日之所學者推之成已成物之效庶幾其可驗矣乎余也於聖賢之道亦固夙有志焉者也自與宗弼定交京師且六年相與議論蓋亦數矣今復舉余所聞以爲言者誠以爲學之道貴乎講貫舉其指要而復言

之固所示相好之厚也若夫崆峒之奇勝巖姿壑態朝夕四時之變足以資人之玩賞則世之工於文辭者當能抽祕騁妍而爲之咏歌非余之所能知矣

歐陽文忠公集

卷八

禕嘗讀列禦寇莊周書知夫人生天地間自形自色自生自殺自贏自嗇自窮自達一出於天之自然誠有不可以人力爲者故古之至人所以和其天倪全其天器而至於無爲者不過安乎天分休乎天均以自適其適而已自適其適者順其天之自然也天下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之物曾足爲吾累乎蓋亦觀夫斥鷃者乎其飛也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彼則自以爲飛之至焉大鵬翺翔於天池不慕之而強其力之所不能鷺鳩畢志於榆枋不鄙之以優爲而不爲何也彼以得性爲至盡分爲極自適其適而他不知所以然也然則人生天地間求所以自適其適者其可斥鷃之弗若乎今夫世之人不能無累於物而囿於物不知自形自色自生自殺自贏自嗇自窮自達者皆一定而不可以人力爲方且以有涯之生極無涯之欲心術內動機械

外張狂顛困躓日夜務與天敵而奮不知止是豈惟
視斥鷃之自適爲有媿固與蝸蟻之轉丸蝸蝓之緣
險無異矣不亦悲乎秦甫貢先生世居宣城南湖上
號衣冠家其宴閒之軒扁曰鷄適蓋先生博學高見
道充而氣和久淹外服不以疏遠戚其意入官王朝
不以榮寵嬰其心政事文章舉足以名世矣而未嘗
自有其有也故人以謂是殆庶幾自適其適而物不
能以累之者也然則先生之名斯軒固將託以自見
歟雖然禱聞至人以太虛爲家以無何有爲鄉視所
居所處皆遺廬也而先生猶不能忘情於斯軒何耶
他日先生屏迹於太虛之家而稅駕於無何有之鄉
顧禱畸人庸詎知造物者之不有以遂我得乘成以
隨先生耶姑記其說以俟

歸全精舍記

吳郡袁君旣葬其先府君於吳縣胥臺鄉穹窿山職
鳩之原而請銘於內翰黃公尋直墓石結廬一區爲
歲時拜祭會聚之所扁曰歸全精舍屬予記之嗚呼
人之有身父母全而生之則必全而歸之蓋歸而至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於全而後爲人之道盡矣是故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父母分其血氣以生我而我稟其血氣而身以生是人子之與父母其血氣蓋相爲流通也故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然則奉父母之遺體而弗知敬愛之以全其歸者其尙得謂之孝矣乎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溫清定省左右以安之非孝也養也者奉父母之體而非所以敬愛父母之遺體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其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歸而能全乎故昔之以孝稱者蓋頃步而弗敢弗敬愛其身也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有虧其體者乎惡言不出諸口忿言不反於身不敢以羞貽父母之遺體而有辱其身者乎不虧其體不辱其身若曾子之臨終而啓手足而後知免者斯其謂之全而歸之者乎嗚呼歸而至於全而後爲人之道盡而後始可以爲孝矣吾聞府君力本尙義以善稱其鄉迹其始終蓋無媿於歸而能全者也旣終且葬而以歸全名其墓右之廬者君所以彰府君之孝於無窮也然則歲時而拜祭焉拜祭而會聚焉君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之至於斯也履秋霜春雨之降而感時序之流易悽
愴怵惕之心油然而生念府君之孝而不可復作則
所以敬愛其身而體府君之孝以爲孝者得不重自
勉乎嗚呼孝子不匱吾尙於君望之府君之名諱里
貫與平生大槩已具于誌者茲不著君好學有文行
信其名可立其字云

葵州路總管府推官廳記

國朝各路置總管府其官屬自達魯花赤總管以至
推官皆聯銜署書而刑獄之政則推官專任之故府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治之旁推官別有廳事以爲詳讞之所謹其職嚴其
體也葵州爲路以來其府治當大德庚子改作於總
管夏公若水元統甲戌更新於經歷元君思忠而推
官廳居其東偏規制褊陋歲久弗理日廢以壞至正
乙未之春推官張君彌遠始至卽圖致力而重建焉
謀諸同列蕭君國用旣以爲當白于達魯花赤蒼納
班公總管陳公以實莫不以爲宜而資用無所於出
陳公乃爲之經畫得錢五千三百四十緡爰構材僦
工撤其舊而一新之其正宇爲屋以間計者三高廣

皆有加於舊左右門廡悉就整飭崇其階屺峻其垣
牆內外既塗煥然畢備庀工於六月己巳再閱月而
落成等威有禁限之防事情無宣洩之患所謂詳讞
之所者於是爲始稱矣其構興之歲月咸謂不可無
紀俾禕書之以示後來夫推官之職在乎持法以求
民之平者也然而職於持法而不能使民不犯法能
盡撫字之道而使之不犯法者其郡守乎今陳公爲
守威行愛立務以清淨化民欲民相安於無事而張
君斷獄處決平亭濟以剛明本以仁恕未嘗奇請他
比以爲察以故其民尤賴之夫能有以使之不犯法
而或麗乎法者又能使之得其平上下相成如此民
其有不治者乎斯宇之建所可書者固不特構興之
顛末而已也是役也判官伯顏君經歷王君弼知事
錢君瀄並贊助之而司吏張守信始終任程督之勞
云

甘泉寺佛殿記

分水縣北二百步有山曰玉華山之南有寺曰甘泉
案圖志山嘗出泉玉色而甘故名玉華寺居山陞瞰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泉上亦因名甘泉晉天福三年縣令錢滔所建也中
更廢壞其故基多爲嶽祠民居所侵占厯歲滋久莫
可考已今至正十二年大盜竊據縣治主僧普潤猶
守義不屈寺爲其所燬百年棟宇鞠爲瓦礫之區寇
退潤與其徒正印圖復其舊有志而力不能爲也明
年春縣大夫高昌君實來謂茲祝釐之所不宜不卽
起其廢乃捐俸貲爲倡好事者頗仗助之遂簡材庀
工新作其佛殿爲三楹間重檐阿于四周規制宏壯
而藻繪塗墍之功畢備焉凡用工徒若干緡錢若干

卷八

王忠文公集

天

退補齋
藏板

十四年十月某甲子其成之年月日也蓋分水地僻
而賦薄其人勤生而嗇施大抵其土所產不過茶炭
紙漆絲枲之屬多山少田粟米無以周一歲之食恆
仰糴他境而執業隸編氓者則皆能自食其力無懈
人然習尙簡樸不事華飾大家有畜悉閤吝不發而
比歲科繇殊極計其所畜亦僅足以供上之徵斂而
或且弗能給其俗如此其於施何如也顧茲宇之建
潤旣不善飛奇鉤貨以病民而人之好施者復鮮非
得縣大夫爲之倡則其成亦豈若是亟乎君名明里

不花字惟一以廕補官主休寧簿擢江浙行省掾乃
來宰分水朞年政成三皇孔子廟諸神祠燬于寇者
皆新之惠愛及民固多有古循吏風殿成卽介其縣
文學馮宗禮來請記君與予雅相好且分水予嘗至
焉故畀之記因道其土俗及君政績使刻以示縣人
云

壽菊堂記

江東肅政廉訪司經歷寧夏吳君名所居之堂曰壽
菊以奉其母太夫人於是太夫人實生四百有八十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甲子而九月八日乃其初度之辰賓客咸會舉觴爲
壽或有言者曰善乎君之名斯堂也花卉之屬爭妍
競秀鮮不朝榮而夕悴而惟菊也早植晚發之盛衰
不與眾卉同霜露旣降草木黃落其花始開開而未
嘗落落而未嘗零操孤高而質幽烈故昔人有晚節
之稱焉是則凡卉之能壽者宜莫如菊卽壽菊而名
堂不猶莊周氏取喻於大椿者乎或又有言曰菊非
特能壽而已也而且能致人之壽焉蓋其稟氣之正
中和所萃服之者有長久之益故昔人以謂輔體延

年莫斯爲貴而南陽之菊潭飲其水者上壽至百二
三十其中亦百有餘歲物之能致人壽者其有過於
菊哉衛之詩人嘗託興於萱草之忘憂今君以菊能
致壽而有取焉殆猶詩人之意云爾或復作而言曰
噫菊惡能致壽也致壽有道非假乎菊也是故人子
之善養者內有以悅其心外有以寧其身此致壽之
道也記禮者曰中孝用勞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夫
公卿大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而無勞倦焉令名所
由成也令名之成所以悅乎親之心也又曰烹熟羶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薌嘗而薦之溫清定省左右以安之夫飲食寢處之
間孝子弗敬謹於是則無以爲孝也故飲食寢處之
適所以寧乎親之身也心悅而身寧致壽之道不在
茲乎惟君起家進士方以文武忠孝建立大節以揚
名當時而祿又足以爲奉養之資所謂內以悅其心
外以寧其身者蓋以兩盡以故太夫人春秋旣高而
愈益康強則所以致其壽者固有在矣菊云乎哉於
是眾皆以其言爲然則屬筆於禱使書之禱不敢辭
因次第客語書以爲壽菊堂記

杭州仙林寺戒壇記

杭州仙林大慈恩普濟教寺有萬善戒壇普爲四眾傳授三聚淨戒之所也寺蓋宋紹興末洪濟大師智卿所勅戒壇在佛殿後隆興初賜寺額爲仙林壇曰隆興萬善消祐間加寺額爲仙林慈恩普濟壇曰消祐萬善大乘至至元中祐巖法師榮公以前代宿德昭被光寵奉帝師命復加今寺額而爲壇主至正三年寺厄于災壇亦就毀其年妙智通悟明解大師就公來領寺事以興廢起墜爲己任久之始克哀眾施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建大佛殿繼又罄已資率耆舊僧建三門兩廡及選佛選僧二堂惟戒壇未及興建而惟費最鉅蓋戒律之宣諸天龍神人及眾人之所畢集非有崇棟廣霽穹座邃筵則無以致其嚴肅不嚴不肅則無以聳人天之觀聽而一其皈嚮之誠郡人顧君天祐父子者嘗與就公論道而有契焉慨然樂爲之造就乃捐金穀購木石卜吉而疋工爲殿以間計者一前後爲二棟列楹十有六其崇九十有九尺去其崇三之一以爲廣增其廣四之二以爲修而壇居乎中壇高九尺

有奇飛檄步檐外稱其度綵幢寶蓋內極莊嚴始事於十一年正月日至明年十月日而訖工塑繪像設者顧君之配舒氏而上下瓦甍則其子婦戴氏伙助焉竊聞我佛如來以一大事出現于世普爲眾生設方便力成就佛果菩提是故宏敷軌範式示開遮詳布科條用垂汲引律之所戒教由以行學徒有所攝持常人有所趨向故得以去惡而就善超凡而入聖或智或劣皆證大乘若正若依悉成佛道後世律師教主代佛宣說將集四眾必有壇場此戒壇所爲建也今就公務隆祖道載揚宗風圓機應人能無留礙而顧君宿植德本雅慕眞乘於世有爲一無吝惜宜乎茲壇之建以壞爲成有所不難而亦有非偶然而然者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此豈有漏之因人天之小善而已乎就公名智就別號道翁越之新昌石氏子以十年被旨護持寺事顧君字祐之錢塘人

紹興讞獄記

至正四年夏宣城貢公由應奉翰林文字出爲紹興總管府推官郡之有推官職專詳讞刑獄而紹興爲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郡所轄州二縣六地大民眾獄訟號稱繁劇故居職者每難其人及公爲之則固有異於人人者矣山陰自洋港有大船飄近岸鹽夫史甲二十人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櫂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聞而往視之怪其無他物而有死人稱爲史等所劫史傭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等旣誣服高亦被逮不置公密求博詢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其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史等未嘗殺人以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寃皆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橫行村落一日遇諸賢商奪其所資錢撲殺之投其屍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會赦遂以疑獄釋公追鞠覆案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民有阮福者溺水死指以與謝甲鹽船遇因致其溺公考問左驗致其溺者乃趙乙也坐趙而釋謝徐德元告其弟姪以毆傷獄旣成公知其誣繼而里民累數十狀發德元所爲不法事公簿責德元恃強橫武斷鄉曲持官府短長及是又以非罪排擠其骨肉釋其弟姪而坐德元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徐長二訴其弟爲郭甲郭乙所殺真殺之者實乙而
豪民鄭丙與甲爲仇家故嗾徐使連甲公旣釋甲卽
以其罪罪鄭杭民黃生有田在縣境而近僧寺歲來
收租與寺僧交僧召黃及其僉二人飲酒酣其一人
謔侮僧其一人責之不服則擊以他物誤中其腦以
死僧懼移其屍寺外執黃以訴謂其故殺人相畚欲
要貨賄公揣知其由出黃於獄縣長官鞫繫董連二
十三人持軍器謀泛海爲盜公廉問得實所謂軍器
大半皆農具且他無爲盜顯跡乃當連等五人私持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軍器之罪餘置不問楊茂獲海賊三十人不分首從
將悉處以死公以省錄其爲首者止八人餘皆誑誤
並釋免之諸暨民葛壹素亡賴客有過其里買粟者
貪其財給之曰某山粟多得利可倍我俱爾往客從
之至山深無人處以斧斫死之旣而其子來迹父所
在復給之曰而父在某山中與俱往又殺之久之其
妻訴于州不受則訴于公公命吏詣葛所居里推究
之盡得其故執葛繫死于獄仍磔其尸黃聲遠僞造
鈔旣自首與之同造者黃甲也甲坐繫十餘歲於法

有罪而自首者免其罪與自首者同罪而有親者比
自首公審甲與聲遠乃有服從兄弟卽釋之何成訴
其子因黃保至其家徵租驚懼致死具獄上公按之
則其子死以病而黃與何有隙以故誣黃抵何以罪
餘姚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僞鈔受賕而釋之執
高乙魯丙赴有司誣其同造僞高嘗與姚行用實非
自造孫旣捨姚因以加諸高而魯與高不相識孫以
事啣之輒并連魯公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鞫之辭
屈情見卽釋魯而當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

卷八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會稽袁寶與所親二人泛海遇劇盜李麻干在海上
懼而從之至潮陽麻干率眾請自新官給袁等信券
使歸旣歸而拘之仍以盜論公以謂袁等在潮陽旣
以自新復加之罪則失信於民貸使復業陳興恃富
豪構結巡司以被盜爲緣誣平民王氏執其妻燒錢
灼殘其體公痛懲之蕭山吳宣差父子怙勢爲暴鄉
民被其害甚張文有墳山強據之文訴于官反枉文
以誣告公直其事吳父子皆伏辜嶧縣張氏婦訴鄰
人張甲以刃傷之蓋張氏始通於張甲旣又與富民

裘乙通以是致爭互持刃相傷也悉置于律上虞縣
胥徵湖田之逋租愚民聚眾毆死之根連株逮係縲
百餘人公窮竟之得首罪者一人以死論爲從者十
人以減死論縱九十餘人郡地瀕海惟鹽最爲民病
有余大郎者私鬻盜鬻招集亡命之徒動以千百所
至強人受買莫敢誰何或發其罪公命督捕之繩以
法徙置他郡先是凡以私鬻盜鬻而麗于法者多連
及無辜所司爲之傳致並緣爲姦利公下令事覺止
坐犯人不得轉相連逮平反者前後亡慮百餘事其

卷八

王忠文公集

書

退補齋
藏板

凡刑名之事無大小必記于籍立限勾稽吏曹無敢
奇請他比以舞文法間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
以累其屬意之所向萬夫莫回事之所疑片言以決
故能庭無滯訟獄無冤囚豪強懾服善民賴以爲安
公在官四十三月去之日郡民家爲位焚香以拜父
老攀留填塞道路馬不得前追餞數十里涕泣而別
囚之居囹圄者聞公去亦皆慟哭不已嗚呼是區區
者誰實使之蓋公儒者誠以本之恕以推之剛斷以
濟之公正以持之故其原心定罪探意立誠一皆合

王忠文公集卷九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封諸王詔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
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
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
正位儲貳若其眾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
長幼之分固内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
長子標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一

退補齋
藏板

棧爲秦王第三子桐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
子楠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
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
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
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眾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
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尙
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

知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彝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禪之所可加黷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二

退補齋藏板

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生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

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彝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眾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封安南國王詔

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

歲國王陳日燿奉表稱臣朕遣齋詔印仍封爾爲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燿已逝今世子日昃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昃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旣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尙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

卷九

王忠文公集

四

退補齋藏板

天命知尊中國卽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尙是用遣官齋印仍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方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尙慎終如始永爲藩輔益勉令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爲先務朕爲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卽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

尙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
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爲浩繁賴此
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
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
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
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
次歸附供給皆爲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稅秋糧亦皆
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
困爲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
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爲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
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
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
弊之處爲先所在有司其尙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
之意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齊
藏板

封高麗國王詔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
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卽表詞之來
上有嘉方物良切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

於臣職况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
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眞封今遣某官齎印仍
封爾爲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懷於舊服
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安南占城二國詔

皇帝詔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先帝王一視同仁
每欲使四彝俱安近者海外諸國皆來臣服貢獻方
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

卷九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藏板

爾兩國言之和睦鄰境乃保國之善道故善爲國者
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
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構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
損而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於天地神人同憤
共怒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
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諭爾兩國若彼此
果有所爭當卽罷兵以和睦鄰境爲念畏天保民安
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自昔帝王之治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
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
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
定華夏唯西北邊備未修蓋以擴廓帖木兒猶守孤
忠保其餘眾居于沙漠以爲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
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
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
聽其賀宗哲孫翥趙恆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
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諭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想宜知悉

招安諸處盜賊詔

朕以眇躬託于億兆之上天下治亂實係於朕懼德
不類罔敢怠荒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兩紀于今矣然
繇頃者任用輔相委寄過隆顛權生事以紛亂我祖
宗之成憲兼以所在牧守撫字無狀以故澤靡下究
情不上通事旣壅塞人懷疑阻遂致賊盜相挺以興
蓋自兩河兩淮而西接于關陝荆湖二江二浙而南
底于閩粵嶺海大憝小醜寢繁有徒戕殘我人民蹂

躡我疆土甚者竊據城邑僭稱號名兵連累年怨氣
凝結生靈塗炭閭井邱墟國家百年養育之功一旦
蕩然興言及此深用媿悼靖思厥咎罪實在朕念茲
庶民皆我赤子朕旣不德不能盡君人之責使惑於
煽誘以陷于匪人苟究武威必示諸討而不開以自
新雖欲改行爲善厥路亡繇是重朕不德也朕方願
與民更始其獨安取此屈己宏物朕所不吝自今爲
始應凡盜賊不分首從苟從招安卽與原貸非特待
之以不死尊爵厚祿頒賞有差於戲古人有言亂匪
降自天人則爲之抑生人何辜非朕之不德無以至
此天怒於上人怒於下顧惟菲薄敢昧罪已凡爾將
帥尙咸諭朕意殺降戮順厥有重罰務在綏輯以圖
底于康寧用副朕引慝之誠廣朕好生之德朕言不
爽其明聽毋忽

誠諭中外百僚詔

朕承積累之休撫盈成之運臨御歲久望治日深永
惟前世之相沿各有當時之所尙三代而上忠樸質
文之屢更兩漢以來名節經術之異守或清談之爲

卷九

王忠文公集

八

退補齋藏板

務或道學以相師便於因循莫不久而成弊昧於張弛弗知變而後通爰暨我朝所鑒往代朕當法制之肇建實惟吏議之首遵小紀大綱固有條而不紊前規後矩乃畫一之是拘凡利害之所存必章程以爲據咸樂相仍於苟且靡圖自獻於猷爲頃繇邇臣之蔽欺益使正塗之壅底持祿者括囊而拱默懷奸者首鼠而依違蔑蹇蹇之匪躬慕容容之後福幾致防川之患寔成罔上之風覽習俗之至斯嗟治體之已累朕當饋而嘆反席以思仰祖宗之貽謀本崇於信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九

退補齋藏板

厚故國家之作則首務於整齊勢無不弊之時道有好還之理咨予三事羣牧暨爾眾僚庶士勉罄忠純各思厲翼毋牽於忌諱言必由衷毋略於幾微謀須慮遠共懲膠柱之固滯庶求改弦而更張畢殫獻替之誠允濟艱難之業今以爲始朕亦改圖綜覈名實之詳繼漢宣之遺則推行仁義而効揖唐后之餘風期臻三代之隆永有萬年之譽朕言匪過眾聽敢違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

肆天勳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
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
卽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
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
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
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灤陽之凱益窮漠北
之追攬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蓋深用
痛傷海宇一家旣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
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於
眞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於戲金書鐵券
曷忘佐運之功衰衣繡裳尙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
祚嗣彌昌可贈朔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開平王夫人制

勤王事而歿身者臣道之大從夫爵而致貴者婦道
之常念我元勳茲有賢配加封之典其可後乎具官
常某妻藍氏賦性懿貞稟質端靖相其君子爲國大
臣勤勞王家弼成帝業何大勳之甫集遽屬疾而長

卷九

王忠文公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逝興言閔悼實愴予懷亦既褒崇追封王爵維其伉
儷獨任家政保毓淑女教飭諸孤諒閭範之足嘉斯
恩典之特異從夫之秩禮亦如之於戲齊眉之歡雖
不及於偕老敵體之貴庶永享於終身尙服命儀益
綏福祉可封開平王夫人

中書左丞相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師國王制

位冠師垣夙重酬庸之典爵班王社載隆繼武之恩
朕嘉念世臣敷求懿德乃眷元勳之裔嘗居上相之
尊宜衍真封用昭均壹肆渙敷於垣制宣布告於治

卷九

王忠文公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朝具官某名世鉅材受天大任濟時瓌蘊名久播於
華彝貫日精忠志惟安於社稷由司宿衛遂被登庸
出膺屏翰之勤入掌樞機之密晉顛豕席首正宰廷
秩旣比於三台禮爰優於八命翼宣皇化若巫咸之
又王家俾贊神謨猶子房之運籌幄辦天下之大事
恢元老之壯猷念我朝建造之初繫爾祖經營之力
百戰以定中夏旋取金源十年而集大勳永垂鍊券
乃錫東藩之壤肇封異姓之王仍號帝師復盼國印
傳世之顯篤生乎後賢有德則昌克繼乎前烈越朕

纂承於丕緒賴卿協濟於康功方隆巖石之瞻遽避
台星之次攬其撝疏姑從燕處之求建以高牙庶就
尊安之樂襲茅封而啓宇登槐位以儀朝凡今日之
極榮皆爾家之素有於戲伊呂之得其國悉傳之於
子孫堯舜之告其臣必導之以道德如欲富貴之長
守莫若始終之不渝益勉令圖永綏吉履

中書平章政事除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

密院事制

仗節鉞以鎮方面莫隆端揆之顯運樞機而制四邊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尤重本兵之任睠時碩輔繫我舊臣宜兼將相之權
特總軍民之寄王言作命眾聽無譁具官剛毅而魁
宏邃明而敦裕允文允武蓄兩器以俱全惟孝惟忠
肩一心而恪守蚤繇肺腑顯荷龍光備殫歷試之勞
綽著崇勳之懋頃大農之晉長旋亞宰之登庸以張
弛乎國經以燮調乎天緯益恢績用深副倚毗矧爾
父兄之賢有大功於王室自我祖宗之世嘗厚賚於
汝家念國家多事之秋正左右盡忠之日不資經濟
曷致承平粵江浙之奧區最稱巨鎮維省垣之夙建

用統列城屬相席之久虛命神旗之出泄專持魁柄
仍握元樞千里折衝固必先於制勝萬邦爲憲尙其
亟於告成威儀庶聳於具瞻節度靡從於中治凡諸
政務悉聽便宜君陳之尹東郊勿替嘉猷之入告申
伯之式南國有厘良翰之來宜慨未戢於干戈勉少
稽於袞繡秉鈞所屆賜履有光肆昭不次之榮佇建
非常之績於戲師保分陝地且別於東西股肱輔周
體不殊於內外惟集思廣益可以恢公道惟信賞必
罰可以服人心益推匡國之誠丕展幹方之略欽承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寵眷奚竢訓辭

高安除給事中誥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爲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
唐有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制
不沿于昔而論思獻納之助蓋有望焉以爾英敏之
資閱偉之器自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爲時名
臣爾生于名門蚤踐華要以閎闊之子弟習臺閣之
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閒疏戚酌于眾論俾列邇聯顧
方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毋憚於敷

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

王文除侍儀使誥

朝廷之禮貴乎嚴肅以故等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具官王文資稟純美學知向方昔其乃父嘗持文墨議論以事朕而歿於王事朕深閱之故於其子特甄錄之入侍於近衛從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譽茲用進職列于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尙臨事而加敬使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然可觀則予汝嘉

卷九

王忠文公集

十四

退補齋藏板

秦文除侍儀使誥

夫禮所以辨上下而定名分凡朝覲會同之際所繫尤重故禮得其宜則朝廷尊而眾志定贊相之選可不慎歟具官秦文質貌秀偉儀架端詳生于儒家能慎操履頃爲禮部之屬克勤乃事擢司侍儀爰示優用蓋禮以爲之本而儀以備其文則將事之時粲然有序尙敬之哉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淵源正而術數精非

若他伎雜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達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淵源既正術數已精其古所謂顓門名家者歟茲用命爾仍職司天尙其益攄所蘊謹於推步以副朕敬天勤民之意

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誥

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蓋慎之也以爾阿都剌敏而多識回回天文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之說實世守之朕仰觀天象敬授民時乃循近制仍設其職而命爾復居厥官爾尙勤於推測謹於敷陳恪守攸司以稱予意

張世傑除夏官正誥

司天之職厥屬有五夏官其一也自非通陰陽而明歷數者不以授之以爾張世傑推步之術得於家傳備職司天于茲歲久朕方敬授民時以布政化夏官之正命爾爲之往究所學稱朕意焉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
軀殉國而歿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哉具官趙德勝
剛果有識勇毅絕倫始自滁和奮迹行伍乃從渡江
拔采石取姑孰遂定建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
乃陞帥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攻吳興錢塘收青陽
石埭襲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昌之役其功
益著及守南昌平山寇靖屬邑朕甚嘉之爰膺僉樞
之命夫何敵兵侵城竭力備禦誤中矢鏑竟殞其身
於戲有功而不及親受其報朕之念爾何能忘之是
用陞以崇階列職台輔仍封大國建于上公以示飾
終之儀以昭勸忠之道英靈如在尙克歆承

追封梁國夫人誥

國家彝制凡有爵位者推恩必及其伉儷而况吾功
臣之配乎具官趙德勝妻王氏生于名家稟資淑慎
相其君子夙夜勤勞事朕東征西伐無役不從歿身
王事大節可嘉贈典追崇朕之大國念其良配亦已
考終宜因梁國之封以表從夫之貴淑靈不昧服此

寵光

卷九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方國真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自元政旣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遂角立一隅以爲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真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道將不可爲乃奮于東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而威行于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于我蓋亦有年終能知幾達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秩綴于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稱

皇外考妣追封誥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爲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稽于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爲徐王皇外妣爲徐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尙惟幽靈歆茲卹典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藏板

朕惟輔相所任大政而左丞實爲之佐贊政本而宏
治化其職重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具官楊奕文
足以經國武足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卽委身事
朕內則効謨謀於帷幄外則宣命令於四方踐揚眾
職政業昭著及居中臺綱紀大振屢參省政勳績尤
多今四海混壹朕將以仁義禮樂化風天下正爾展
其所學之日也頃者命爲右丞三月之間庶務畢舉
其公平正大之心皦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
爾晉陞爾尙益盡心力共圖政理經綸審於事體施
設酌乎時宜使百司奉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注之
意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於左右所以贊政本
而宏化功必得濟時之材任重之器乃稱茲選具官
汪廣洋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敷歷中外十
有六年比歲江右山東屢參省政克膺方面之託乃
入爲中執法振舉憲綱屬陝右之地初入職方輟自
臺端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効已著朕甚嘉之爰念

卷九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經陳紀之日匪資碩望曷圖治
功是用命爾復居中書輔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
之於戲官必擇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
爾尙益宣材力務展猷爲設施酌乎古今經綸審於
事體庶成勲績以副朕懷

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誥

朕聞神之爲靈至妙莫測惟有功及於民者國家所
宜報也今年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遣使徧告于天下
山川原隰之神及於晉冀山西省臣上言太原城西
懸甕山顯靈昭濟聖母歷代受封有禱輒應當使至
之明日述朕憂民之意默告于神果蒙昭格甘雨隨
至大慰民望乃請加封用答神庥朕惟捍災禦患實
神之功考之祀典禮宜褒贈尙資靈化永庇一方可
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主者施行

吳琳除吏部尙書誥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
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
吳琳學術旣醇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陞僉憲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司克振風紀及貳離臺國課以辨俾居記注獻納爲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稱朕爲官擇人之意

杭琪除戶部尙書誥

國家以戶口土田之事徭役職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廩府庫經費周給之數一歸之於戶部古之制也必才周而識精者始稱茲選具官杭琪處事詳練敷歷爲久皆能展其所長爰佐大農遂貳戶曹涖事唯謹勞績優著朕甚嘉之是用俾爾陞任地官之長尙其明生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

魏觀除太常卿誥

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其任重矣必明於禮典者乃使居之具官魏某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頃者俾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茲用命爾長于太常爾尙務持齋戒慎恭乃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于神明焉

殿中侍御史除刑部尙書誥

中書設屬具分六職之嚴司寇佐王夙掌五刑之禁
蓋將因法以輔政故必爲官而擇人非稔其良疇膺
厥選具官公平濟物敏健兼人練習憲章旁通乎吏
事本原經術不泥於法家久聯朝著之榮進副臺端
之重宣明國典糾肅官常簪筆而立赤墀盡言無避
橫榻而專白簡守正不阿顧節槩之甚優豈褒嘉之
可後往遷班於憲部庸率屬於秋官尙推恤刑之心
罔攸兼于庶獄肆體好生之德使不犯於有司毋冒
恩華益圖慎飭

禮部尙書除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同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誥

自昔翰苑之重職專代言至於執筆史館勸講經幃
典教胄監兼眾職以備文儒之任則今日之制爲然
蓋命令以播四方紀述以信百世道術以迪一人學
業以造多士教化之本於是乎繫自非學推聖祕才
擅國華器識優而德履懋者莫宜稱茲選詢諸在列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爰得其人具官沈潛六經蒐獵百氏淵源之學崇論
服乎縉紳制度之文大冊傳于朝野風猷績用鬱爲
峻麗遂長春官任我宗伯禮文修舉粲然可觀良嘉
素能更晉華序肆予命爾鑾坡掌制瓊厦談經紬金
匱之書典虎闈之教文儒之任備于厥身尙克欽承
茂粵所蘊以稱朕寵褒之命

代國史院進后妃功臣列傳表

聖君致治資內外以成功信史備言究始終而紀實
恭陳簡冊冒徹冤疏

中謝

竊考詩書之編載覩商周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之迹關睢麟趾首形后壺之賢川楫羹梅成賴臣鄰
之正順坤陰以施教協文武以成能肆大業之肇興
聿丕基之永固使內外之功不建則帝王之治何觀
洪惟我朝奠邁前古天立厥配正始之化夙彰王釐
爾成致主之忠並懋爰卽繼文之代用刊傳信之書
維祖宗實錄之具完獨臣后本編之猶闕粵自大德
丙午之歲逮今至正戊子之年屢庀攸司特嚴直筆
乃懿範徽猷之放失及駿勳偉績之網羅迄爲全書
足裨正史皇明潤色乎鴻憲追典謨誥命之餘體制

取法於舊規配紀傳表志之列於斯爲盛莫之與京
此蓋伏遇表正萬邦首出庶物明德以親九族宏推
雍穆之風正心以率百官祇迓隆平之運永念造家
之不易是圖垂統於無窮述作相因古今共貫臣等
粗殫忠赤甫就汗青敢私褒貶之權姑謹事辭之載
昭玉冊鍊書之盛美勒成一家廣金匱石室之祕藏
貽諸百世

代佛郎國進天馬表

乾龍在御適觀至治之期天馬來廷謹效遐方之貢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敢殫舟車之重譯恭伸臣妾之微誠中謝竊以榮水
負圖曾見羲皇之世渥注毓秀載聞漢帝之時必有
聖明庶膺嘉貺矧值重熙之運宜昭上瑞之符伏念
臣化外窮邦海濱僻壤種分彝裔遷居西域之西心
慕華風引領北辰之北豈登天之無路每就日以瞻
輝幸此名駒可充方物雖匪望雲之質亦稱絕地之
姿歷無草之流沙驅馳萬里備六飛之法駕警蹕九
重前鑾旗而後屬車觀玉臺而游閭闔儻沐至尊之
寵馭實增小節之榮光輒遣陪臣冒干典屬此蓋伏

遇恩加九有道合三無舞干羽于兩階誕敷文德執
玉帛者萬國共爲帝臣異區並獻於白狼休應嘗符
於朱鳳周邦來賀盡歸覆燾之中岐道有彝孰在要
荒之後臣禮慚輸貢意切戴盆大一統於輿圖永固
無爲之化協六律於樂府佇聞太乙之歌

漢太尉論七國檄

蓋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者春秋之誼爲非者天報
以殃大易之道也昔我高皇帝既定天下懲亡秦孤
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分二等之爵大封同姓侯者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百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而是時昆弟少諸子又
幼弱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
四十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凡以廣親
親之道固磐石之基也惟時諸王奄有民社固宜謹
守職約作漢藩輔不顯亦仕與漢室相久遠今吳王
濞乃稱首亂連諸國反豈漢顧有負於若等耶然當
先帝之封濞也心固疑其有反相嘗諭之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
頓首謝不敢及濞就國乃遂招致天下亡命公卽山

鑄錢煮海爲鹽變亂法度復以太子故內懷怨望詐稱病不朝失藩臣禮於古法當誅有司數請其罪孝文皇帝寬容不忍因賜之几杖老不朝欲其改行爲善德至厚也今不圖改過自新益肆驕恣背德滅義壞先帝所建立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害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室家掘發邱隴爲虐暴甚而卬等又重逆無道毀宗廟鹵御物皆干國之紀其罪不容誅幕府欽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承皇帝制詔盡護諸將以大軍東向問罪七國惟爾七國皆劉氏懿親先帝所建立而同姓一家之諭言猶在耳縱不顧國家之法獨不念先帝之故畏其在天之靈乎且七國反書以御史大夫鼂錯變更律令侵削諸侯爲辭皇帝量比天地信如日月不愛一人謝天下亦旣誅錯以昭至公而七國兵不罷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明矣叛逆之罪上通于天今靈旗東指所謂應兵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者也計七國之地不能當漢十二顧乃糾合區區之眾而欲與大漢

爲敵讐猶履薄冰而待白日豈不殆哉如能解散前
惡以先帝子孫骨肉爲念請命降服者皆除其罪復
故其間豪傑有能擒斬渠魁倡眾來歸及所在士大
夫能慕義効忠戮力成功者封拜之科厥有令甲夫
逆之與順禍之與福其趨不同判若白黑爲逆而甘
於屠戮孰與爲順而受福功名富貴保於永世者乎
禍福之原唯人所召毋狐疑猶豫爲知幾者所姍笑
檄到其善詳所處書不盡意

漢伏波將軍諭南粵檄

卷九

王忠文公集

美

退補齋
藏板

蓋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惟大漢隆興兼至八荒
威靈所被罔不臣妾陛下卽位厥旣存撫天下輯安
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從事于蠻彝是故有司臨境而
東甌請服閩王伏辜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
旌昆邪左衽自上古所未能攝正朔不及其俗者莫
不訕膝受事稽首來享甘心而內附惟南粵在服嶺
南本南海地趙佗故越吏秦滅天下亂佗輒擅據其
地自立爲王高皇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
不誅因而王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爲外臣及

高后時南粵以我隔絕器物爲辭乃自尊號爲帝稱制與中國侔高后怒削去南粵籍遣兵擊之會國有大故兵罷孝文帝務以德懷柔四彝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其從昆弟咸尊官厚賜寵之而遣使諭盛德焉佗恐頓首謝願奉詔長爲藩奉貢職自削其帝制通使如故然聞其居國竊如故號特使天子時稱王朝命如諸侯而已天子寬容掩覆瑕疵亦置不問陛下建元之四年佗孫胡嗣爲王而東粵侵其邊邑胡不敢擅興兵上書天子請命天子多南粵義守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藏板

職約爲興兵未至而東粵平胡感漢德且約入見天子已而背約不入見而遣子嬰齊入宿衛胡死嬰齊歸國立擅殺生自恣無道天子數使使者風諭亦竟負恩不復見天子及其子興繼立乃與母后謀求內屬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賜其相呂嘉印除其故重刑用漢法諸使者留鎮撫之則是大漢始終嘉惠于南粵者甚厚爲南粵計其將何以報漢德乎頃者其王王太后能念漢恩不可負如約將人朝獨呂嘉久執國柄威福自專顧以內屬爲非利

於是天子遣兵及其境問罪遂以反聞弑其王王太后盡殺漢使者連蒼梧兵拒漢逆天悖道厥罪不可赦陛下赫然怒是用命將出師將盡誅夷之而郡縣其地雖其地方萬里廣袤有犀象翡翠玳瑁諸奇產然以我大漢之強盛得其地不足以加大得其財不以爲富徒以其罪稔惡貫義所當誅用宏混一之盛震耀我大漢威命於無垠幕府今受天子詔分命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須水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下瀨將軍下蒼梧馳義侯發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殄滅之期決在今日蓋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惟爾南粵官屬將校部落君長其必劫於威暴污染凶逆無以自新如能其棄前惡斬捕元凶相率來降封賞之科具如甲令夫玉石俱焚誠聖天子所不忍用是播告之修不匿厥指苟或保恃險阻懷抱疑貳以自外我天子之威命則天兵所至職在討除必草薶而禽獮之盡殺乃止禍福所在昭然甚明檄到咸諭陛下意毋忽

七尺之身具形甚微所以配兩儀而特立亘千載而
不朽者曷從而致之夫亦曰德以爲之實才以爲之
資不德不成不才不施不成無以有諸己不施無以
見於時內不自有外不自見則不過塗之人而已其
無媿於此身者幾希是故仁義以建其本禮樂以暢
其支將之以忠信華之以文辭推而用世細則以彌
綸當世之務大則以立邦家太平之基此之謂明體
而適用成德而達才古之君子如是而已吾何足以
與於斯雖然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固吾之自勉
而不疑誓斯言其允蹈庶日夕以孳孳

卷九

王忠文公集

无

退補齋藏板

器物銘

并序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各
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
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
器械諸銘是也余因竊取古義卽凡器物各爲之銘
非敢貽于博雅之君子並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
焉爾合之得五十首今錄二十首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爲予輔

履銘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體木而圓于以警吾昏體石而方于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爲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卷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隱顯必順乎而獨不

可慎乎而

笥銘

非儀勿納非禮勿發

衾銘

布帛大素其尚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棼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爲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臧名乃長

觚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鉤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

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水斬蛟鱷陸剽象犀盍少忍之以全物軀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友德齋銘

君子自修之道莫貴乎取友友也者友其德也德在於彼而吾資之以自修則彼之德乃所以爲吾德也故君子貴乎取友也友人袁君所居之齋志之曰友德是可謂有志於自修者矣予故樂爲之銘曰

君子修己匪友莫成其友伊何惟德之貞彼德彼有於我何益相觀而善乃資友力取彼斯我我德斯崇我德之崇寧非友功自尊逮卑孰可無友以友輔仁聖訓斯守所友非德我德則隳友之不擇由昧是非

輕交易絕君子所恥勗哉哀君尙慎其始

逍遙軒銘

太原史君名燕息之所曰逍遙軒或曰史君方以壯
年俊才見用於世蓋幾於入而不出矣顧暇於逍遙
乎是不然夫人不能不與物交者也雖與物交而能
不累於物則焉往而不逍遙然非古之達人不能以
及此史君其殆達人矣乎於是予爲卽其名軒之意
以爲軒銘銘曰

繫古達人不與物殊處人間世恆與物俱雖俱於物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而莫我紆凡物之交待之惟虛逍遙以游游乎物初
迨其久矣曷有曷無旣休天均遂由道樞與道爲一
與天爲徒彼昏不知同流合汚身爲物役營營而趨
自遏其躬弗遑底居曾是弗寤亦狂以愚達人惟君
是鑒是圖何以昭之我言不渝

潛心閣銘

吳郡陸養正氏妙年好修而能文其讀書之閣扁曰
潛心志爲學也金華王禕與養正有交友之義因銘
其閣以勗之銘曰

身主乎心非與物同心爲物役式遏其躬君子爲學必潛是心心之弗潛如水斯滌心之潛矣乃靜以虛惟虛故明止水之如聖賢如何是心則思德崇業廣皆思所爲溫溫恭人猶玉就嗟相在爾室心兮靡他紛華盛麗爾則匪無而爾之志曾弗彼趨啓我方冊對越聖賢朝斯夕斯終日乾乾乾乾何爲惟學是求尙鑒茲銘益茂厥修

羅氏衍慶堂銘

維睦之羅氏遠有系序在唐萬象先生吳越昭諫先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生皆保有令德爲時名人至宋季有章甫先生者又克世其家因名所居之堂曰衍慶章甫之孫來請禱銘乃爲之銘曰

君子修德所積維善維善既隆厥慶斯衍有衍者慶施于後昆載趾其美載揚其芬譬彼水木源深本厚其流乃長其末乃茂善積于己慶降自天天匪難必人盍勉旃爰勒茲銘視遠知近尙毅爾後勿替有引

居易齋銘

錢塘徐子貞氏清慎純篤之君子也其所居齋扁曰

居易屬予爲之銘予辱與子貞游甚久因不復辭銘
曰
天賦是氣予于生人維人之生萬有不均貴富貧賤
若衡稱權孰其尸之有命在天命定于天莫能或渝
君子埃之維易是居孰爲居易素位而行孰爲素位
反身而誠誠之之道勉之勉之逮之既誠與天無違
當其誠矣由之而安貴賤富貧已何與焉相時小人
名馳利驅行險僥倖甘于昏愚君子居易惟德之基
聖謨孔昭尙克念茲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昱嶺關銘

昱嶺關在杭徽之交因山爲險與千秋獨松稱三關
而三關莫險於昱嶺國家旣奠南服建江浙行中書
省治于杭故杭於今爲大藩視三關蓋要害也至正
十六年二月劇盜自徽來犯昱嶺守關帥臣望風退
北盜遂入關侵掠內境於潛昌化皆杭屬縣師喪眾
暴鞠爲盜區今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樵李沈公時爲
行省左右司都事受丞相命總督戎事首布書檄開
諭黎庶示之恩信使與賊攜遂分諸軍四道而進約

並會關下復遣一軍逾關而出設爲疑伏截其奔衝
號令堅明莫或逾越三月旣望我軍抵昌化與賊屢
戰乘勝追逐過車盤嶺二十八日諸軍如約會集關
下卽以其日收復關門盜雖有險不能以爲固矣時
驕將或桀驁不用命公單騎自臨安道新城度浮雲
嶺趨於潛召父老慰撫之眾皆感泣請歸順自新因
率民兵與大軍合據關爲守聲威益揚遐邇震疊未
幾徽之境土相繼率平矣竊惟易稱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春秋書成虎牢傳者謂虎牢鄭之險不繫之鄭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責鄭不能守也今公推忠立義以制師律昭信布德
以牖民衷克綏叛徒式遏亂略致是險阨薦歸版圖
駿功英名將與昱嶺爭相雄偉於悠久徵諸大易春
秋之義誠在所足嘉宜勒銘詩用示永世其辭曰
皇帝在御天清地寧孰作弗靖于我太平有蠢寇徒
蟻聚蜂結乘閒竊發構禍興孽杭徽之交巍巍大山
維天設險界山爲關其險伊何勢勝形阻劍門陋蜀
武岡鄙楚寇徒憑陵闖我關門我險彼據事乖理屯
有偉沈公其氣浩浩乃率王旅乃致天討兵威所臨

遇道殄殲鯨鯢虺蜮蹤消跡潛亦有亂人昔我赤子
恩言載加請命效死維時沈公威恩並宣底定披攘
夷視阻艱岩岩茲關我險我有孰猶敢闖壞我之守
昔壞今完昔塞今通僉曰匪他沈公之功公曰敢哉
丞相命我丞相之勲我居其可丞相曰噉天子明明
凡茲武功厥由皇靈皇靈攸被與山無極紀實作詩
刻在山石

雲黃菴銘

烏傷南鄙有雲黃山我聞在昔善慧大士彌勒應身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化度羣生於此山頂勤修善行先後七佛一齊行道
有雲黃色圍繞覆護是故此山名曰雲黃其卓錫處
故迹宛然復九百載厥有比丘是名妙珍諸上善人
同會此處依昔故迹創造庵舍架巖爲宇土木堅好
中像大士莊嚴供養而於其旁宴坐食息比丘有言
我等於此敢求安隱惟昔如來日中一食樹下一宿
惟能如此故能得道今我於此亦復如是邑人王禱
來此庵中聞比丘言歡喜贊歎合掌恭敬而說偈言
惟佛生世間本與眾生同云何而得佛一切惟心故

人心如虛空光明妙不測四聖及六凡此心實互具
隨心之所念卽已趨其界心苟欲作佛卽已成佛已
所以者何故佛我心所具一念能堅固云何不作佛
我旣成佛已依報及假名眾生無情物亦皆能作佛
所以者何故我與眾生類一一具佛性苟我已作佛
孰有非佛者心佛與眾生夫豈有差別昔善慧大士
願力甚廣大眾生被化度悉皆成佛道今我與爾等
同預龍華會大士之所誓各各宜精進精進勿外求
求此心已足如不信我者請誦心王銘是銘大士說
就以銘此庵

卷九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周牙璋銘

牙璋周制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蓋王使之瑞節也夫
兵戎之事嚴矣當調發之際屯戍之中不有以示之
信則號令之出莫或信之幾事不密鮮有不害成者
故牙璋之用將以取信其間使知號令之所向所以
致其嚴也考之周官其器蓋掌于典瑞其長七寸厚
一寸而二寸其射斜剡左出且圻鄂瑑起若牙之列
焉牙齒兵象故以用之兵戎間也唯典瑞之職掌玉

瑞玉器之藏辨其各物與其用事厥類不一若珍圭以徵守璧羨以起度要皆非若牙璋薨當軍政之行號令疾於風霆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則其爲用固利害之攸繫謂爲王使之瑞節豈非然哉古者器必有銘如嘉量盤杆之屬皆著刊勒而茲獨闕焉謹追序而系之銘曰

國有大事莫重於兵兵則有機匪嚴不行昔在成周制器孔精乃作兵符牙璋用成厥璋伊何美玉斯斲他山之石以礪以錯七寸非短一寸非薄其射二寸

卷九

王忠文公集

元

退補齋藏板

剡以圻鄂圻鄂瑒起似牙之張牙齒兵象旣斷且剛方兵之守我威用藏及兵之征我武維揚其守其征繇我號令牙璋所臨焱疾風勁智將勇卒力猛威盛指麾之頃孰不從命示以兵符以決兵機河海可塞山岳可移號令之嚴鬼神弗欺豈維嚴矣大信所維嚴實兵法信則兵本繫茲瑞節天子攸謹緩亟有權出納惟允國之利害視是爲準珍圭璧羨皆器所宜其嚴其信孰茲與夷貴配玉節重儕鎮圭天子之寶典瑞之奇銅虎羽檄漢世所作規模則卑視古斯作

維聖制器萬世矩矱爰勒銘詩執事有恪

漢玉律銘

候氣以律制律以竹古制也殿中用玉律則漢制爲然重其用也漢制天子常以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聽樂均候鐘律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各以狀聞而審其效否用占吉凶將飭正人事順迎天休以爲立政出治之本然而天子親臨事大體重截竹而爲莫克稱德乃攻玉是制管長一尺八寸外方而內圓其內有隔隔有小覈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徑三分以應黃鐘之數隔下九寸迤邐煞至管底徑二寸餘以聚其氣而上之管之數十二置諸禁殿之中而緹室葭灰按候維謹蓋取夫陽精之純以導迎和氣於忽微也竊惟刻玉爲琯肇自黃帝昭華來獻著於有虞今漢殿之制取法於古實太史之寶器而銘詩無傳可謂闕典因爲補其辭曰

堪輿兩間元氣旁薄何以候之鐘律斯作若昔神聖鉤深探精截竹始製准乎鳳鳴惟漢欽天追古有製刻玉爲律厥數十二體蘊廉潤用窮忽微孚尹旁達

卷九

王忠文公集

罕

退補齋藏板

聯采互輝有嚴禁殿內闕緹室緹縵周布塗覺惟密
日至冬夏二氣茲萌葭灰或揚厥氣有徵黃鐘蕤賓
氣應灰出動若發機靡徐靡疾天子敬恭乘輿親臨
乃命八能聽均審音聽審之間先後五日占其疾徐
用驗凶吉孰爲吉凶候狀以聞導迎叶氣節授斯民
先王製律政治所本立政出治罔弗茲謹維是漢殿
古法通追和陰倡陽與天無違範金鑄銅制作隨世
孰若斯玉質美華貴懿哉寶器太史所司刻銘示重
永世勿墮

學海齋銘

卷九

王忠文公集

望

退補齋
藏板

盱江吳尙志先生名其居之齋曰學海志爲學也揚
雄氏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夫海之爲物鉅矣百川
細流也學海而至于海無亦由其不息之功歟嗟乎
君子爲學苟不息也聖人之道雖大其有不至者哉
百川學海惟其不息而至于海君子學道惟其不息
而至于道其理一耳尙志志于學者也年已及艾而
學焉之功罔或少閒吾知其志于道也必矣故爲銘
以諭之銘曰

學道之功惟不息是崇惟其不息斯與道同相彼海
矣百川學之川流不息故海焉同歸猗聖道之大猶
鉅海然乃欲至之可不如百川弗川之如是自畫以
盈譬彼邱陵曷喬嶽能成維時君子既艾而勤不底
于大道不寧厥身有容斯齋作銘以勒之凡我學徒
盍鑒于茲

貧樂齋銘

李君彥章甫名所居之齋曰貧樂間屬其友王禕爲
之銘夫君子之心純乎天理者也天理所在物之自

卷九

王忠文公集

聖

退補齋
藏板

外至者孰得而累之外物不能爲之累則其中之所
樂固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矣故夫貧而能樂
在眾人以爲難自君子言之則未始有一毫之矯僞
者也吾彥章甫蚤受學文懿許先生之門其學蓋知
本矣及其仕也入則爲王官出則爲郡守亦旣顯庸
而其操行褻身廉慎儉約所謂貴而能貧者則其貧
而能樂非獨其所自知而人亦且有以信之矣故禕
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有粹者理我心所涵動則春融靜則淵潛厥於其中

至樂攸存其樂伊何渾然天真君子之貧則維其常
豈以貧故而樂乃忘吾顏氏子貧亦甚矣陋巷簞瓢
爲樂則全維彥章甫希顏之徒雖貧而樂秉心不渝
有容斯齋貧樂是名朝斯夕斯我名其徵

散木庵銘

散木庵者鄱陽蔡原仲先生之所居也先生之言曰
吾散才也世故棄而弗用矣雖用矣弗能久且顯也
於是吾今亦已老而無可用矣亂離之後結屋以居
山之美材莫能致也而所取者特樗櫟之散木不足

卷九

王忠文公集

望

退補齋
藏板

以就繩墨而施采斲然而吾散材也則取散木以爲
居固其所也乃自爲文以記之金華王禕聞而嘆之
曰先生其有道者乎夫名造物之所忌也先生之才
足以用世矣而自謂曰散才名之避也至其屋以散
木而求以稱夫散才之號則其避名也甚矣非有道
者能是乎遂從而爲之銘銘曰

木之散也以爲吾廬吾才之散厥宜斯居居之何如
有安而無虞

補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
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質驍勇器量雄深胸
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蚤登華貴作鎮藩翰保
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疆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
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
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囂去述識擬伏波凡
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安堵有如泰山靖
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效
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

闕

卷九

王忠文公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